

科舉·家族·女德： 明代楊文儷的志行詩作與家族科名*

連文萍

提 要

楊文儷是明代女詩人，身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皆有子登第，聲名貫穿明、清兩代，為科舉世界的傳奇女性。本文考察其生平，證明享年七十歲，世所謂“享壽百齡”，實為誤傳。楊文儷謹守內職，不炫才，不居功，符合儒家傳統為女、為妻、為母之道。其學識甚豐，通舉業之文，以之相夫教子，襄助得第。其詩歌多為勸勉業舉，要求致身通顯，雖為俗見，卻表出科舉世界的核心價值。楊文儷能詩善教，是具有原型意義的明代女德範例，其聲名的展露，來自科舉家族婚姻血緣的連結、科名與仕宦的榮顯，亦有盡責守分的道德自覺與家族承擔，樹立出鮮明的女德標竿，證明女性維持家庭及社會的穩固，襄助科舉制度的源遠流長。

關鍵詞：楊文儷 女德 母教 家族 詩歌 科舉

一、前 言

科舉世界有兩性、內外之別，女性必須居內、安家，沒有應舉出仕的資格。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10-2410-H-031-055-MY2)的研究成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但科舉與許多女性關係密切,特別是業舉世家,女兒多識字讀書,以利擇配與母教。娶婦則常世家聯姻,要求相夫教子、振興家聲。即使個別士人以應舉仕宦為職志,亦見家族女性的付出與奉獻。惟因內外有別,內言與內行不出閫,多數女性臣服無聲、默默無聞。

明代嘉靖至萬曆間女詩人楊文儷,為業舉世家女性的典型,但能超越內外之別,獲得至高評價,鍾惺(1574—1624)讚為鼎貴之婦,謂“國朝婦人之貴,無出其右”。¹ 田藝蘅(1524—1591)視為三朝妻道母教典範,有謂“相夫教子,擅譽三朝”。² 陸應陽(1542—1624)譽以福德兼備:“四德渾圓,五福咸備,近代稱大家者,無以尚焉。”³ 入清之後,更增盛譽,如《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詩集,謂:“諸子成進士者四人,鑰、鋌、鑛皆至尚書,銓至太僕寺卿,皆文儷教之,蓋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舉業之文者,文儷一人而已,詩其餘事也。”⁴ 陸以湑(1802—1865)讚其工舉業之文,尤善於教子:“兄弟之志節經濟,卓卓可稱,知其稟承母教者,不獨在文章矣。”⁵ 又有外貌與年壽的傳奇,朱彝尊(1629—1709)云:“或言夫人有髯,年過百齡云。”⁶ 此說廣為流傳,如王初桐(1730—1821)入錄於《奩史》,周炳麟入錄《餘姚縣志》。⁷ 是知楊文儷為明、清時期的傳奇女性,特色主要有三:一為兼有四德、五福,“四德”即婦德、婦容、婦言、婦功,⁸ “五福”即壽、富、康寧、美德、善終,⁹ 故謂“享譽三朝”、“年過百齡”。一為善母教,“諸

1 鍾惺:《孫夫人》,《名媛詩歸》,卷 2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冊 339,頁 307。

2 田藝蘅:《楊文儷》,《詩女史》,卷 1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冊 321,頁 792。

3 陸應陽:《杭州府·列女》,《廣輿記》,卷 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冊 173,頁 247。

4 紀昀等纂:《別集類存目四·孫文恪集》,《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177,頁 3647—3648。按,此敘述有誤,孫鋌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下文將詳述。

5 陸以湑:《教子》,《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6,頁 335。

6 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楊文儷》,《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卷 23,頁 723。

7 王初桐:《肢體門七·附錄》,《奩史》,卷 31,《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1251,頁 556。周炳麟:《列女傳一》,《餘姚縣志》(臺北:張元傑影印“中研院”史語所藏清刻本),卷 25,頁 643。

8 班昭:《女誡》,《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冊 39,頁 16。

9 屈萬里:《周書·洪範》,《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 年),頁 125。

子成進士者四人”，皆居高位，為國之棟樑。一為聰慧能文，善寫詩歌，工於舉業之文。換言之，科舉世界的兩性、內外之別，楊文儷自處得宜，並能聲聞於外，何以致之？是否名實相符？值得探討。

關於楊文儷的研究，迄今無專論，僅部分論文述及，如探討浙江餘姚科舉家族，提及燭湖孫氏代有高官，婚配多為具較高文化修養的名門之女，“孫文恪妻楊氏，亦是‘為詩麗’”。¹⁰ 又如研究孫鑛（1543—1613），稱“孫鑛的母親楊文儷是大家閨秀，擅長寫詩，教子有方”。¹¹ 研究明清女性著作，曾引述楊文儷對其子的告誡。¹² 另有研究清康熙仕女嬰戲紋將軍罐，以為“不排除此將軍罐上的瓷畫即為楊文儷課子誨女圖的可能性”。¹³ 不論家族、個案、女性著作或藝術物件的討論，頗有述及楊文儷者，然較為簡略，形象亦甚單一。

楊文儷的研究少見深論，主因在於文獻之限。方志、詩選或詩話所載，均為簡述或傳說，即使蒐求家譜，今可見清乾隆二十年（1755）孫際渭重修《孫氏世乘》，《目錄》載有“文恪公繼配楊夫人”之《墓誌銘》、《行狀》、《行實》，¹⁴ 惟翻查全書，諸篇皆已佚失。稍後成書的《餘姚孫境宗譜》，¹⁵ 亦是有目無文。幸而《詩集》尚存，今可見二種版本：一題作《夫人楊氏詩稿》，為《孫文恪公文集》之附錄，刊行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¹⁶ 內容為一卷，收錄五言律三十三首，七言

10 朱帥：《論明代紹興府餘姚縣科第蔚盛和地域社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29。

11 岳圓圓：《孫鑛古文理論及批評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7年），頁10—11。又如王好娟謂之“孫鑛四歲便受母親楊氏和長姐孫環的啟蒙教育”。見王好娟：《〈孫月峰先生評文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21年），頁9；邢麗娜謂之“孫鑛母親楊文儷出身名門”，見邢麗娜《萬曆朝鮮戰爭中的孫鑛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22年），頁6。

12 何宇軒：《言為心聲：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年），頁88。又有陳國治稱其“年過百歲，這在才女中極為罕見”，見陳國治：《紹興名媛傳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16。

13 吳悅：《安慶市博物館藏青花仕女嬰戲紋將軍罐賞析》，《亮鑒》（2016年11月），頁21。

14 孫際渭：《孫氏世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刊本，中國古籍資源庫全文影像檔），卷上，頁2下。按，目錄中《行實》下署“詩集”二字。

15 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五年燕翼堂刻本），卷前。

16 楊文儷：《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99，頁804—812。乃孫陞：《孫文恪公文集》之附錄。

律二十六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古詩一首,七言絕句七首。一題作《孫夫人集》,由丁氏嘉惠堂刊行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¹⁷收詩與《詩稿》相同,惟未區分體裁,排列略有差異。

本文以“科舉·家族·女德”為題,將楊文儷置於科舉情境中考察,探究其出身、志行、婚姻與家族科名宦業。首先透過蒐集與楊文儷相關的文集、方志、家譜等文獻,重建其生平及家庭生活,並對照家族主要成員生平及科名仕宦表現,編纂年表(見本文附錄)。再與《詩稿》比對,論述為女、為妻、為母各時期的志行,檢驗傳說的正確性,探看其以詩歌輔翼家族、實現自我的努力,藉以佐證科舉世界所標榜的女德內涵,以及女性由內而外成就自我的方式。

二、仁和業舉家族之女

楊文儷,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相傳為漢太尉楊震(54—124)後裔。宋時有遠祖為御醫,隨蹕南渡,因而占籍仁和。曾祖隱居不仕。祖父楊沖,以儒起家,為江西贛縣教諭。其父楊應獬(1472—1553)延續家學,致力業舉。¹⁸本節討論其出身、教育與母家家族業舉仕宦狀況,以見心志學力的養成,以及對母家業舉的關注,末則考述其生卒年,以正傳說。

(一) 出身與教育

楊文儷之父楊應獬,字天憲,號東園,個性端雅,好讀古書,晨起即持書吟哦,至忘寢食,故能沉浸經史百家之言。惟屢舉不第,為學官子弟二十餘年,至正德十四年(1519)己卯科考中舉人。其後屢應會試不第,為舉人十餘年。嘉

17 楊文儷:《孫夫人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170。又有楊文儷:《孫夫人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冊4。另有西泠印社主人:《西泠三閩秀詩》(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錢塘丁氏刻民國三年西泠印社刻本)。以上三種版本皆以清光緒二十三年錢塘丁氏嘉惠堂刊《武林往哲遺著》為底本。

18 孫陞:《伊府左長史致仕東園楊公行狀》,《孫文恪公文集》,卷5,頁671。(以下簡稱《楊公行狀》)

靖十一年(1532)棄舉，入試吏部，吏部列置高等，除直隸冀州知州，遷河南裕州、南寧府同知，官至伊藩左長史。¹⁹“伊藩”為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第二十五子朱櫛(1388—1414)受封之國，其於永樂六年(1408)就藩河南洛陽，個性好武，素行不良，甚至“髡裸男女以為笑樂”，²⁰子孫風評亦不佳。楊應獬約在嘉靖十八年(1539)到二十年擔任伊敬王朱訏淳(1480—1542)長史，其以正直輔佐，然伊敬王不免驕恣作事，後乃解官致仕。²¹《靜志居詩話》謂其仕至工部員外郎，²²並無依據。

楊文儷之母為王志端(1481—1556)，字公貞，出身錢塘著姓，父王誼為江西饒州府通判。王氏“天性端慧，不苟言笑，而精業勤事，出諸女右，讀《孝經》、《列女傳》解大義”，二十歲于歸，對夫婿久困場屋，曾勸曰：“士之學猶農之耕，不耕不獲，耕矣不盡力，亦竟不獲，且併前力棄之，則何言命”，楊應獬愈發憤力學，終在省試搏得一第。其生子女七人，長子楊武貞，早逝。次子為楊文化(1506—1571)。諸女分別為楊文仁、楊文仕、楊文儷、楊文佳、楊文仙。又有幼子楊文成，為夫側室沈氏所生，王氏撫育如同己出。²³

楊文儷排行第五，自幼敏慧，有才思，其父嘆其不為男子，仍教讀經史群籍，張四維(1526—1585)謂：“幼受學于父藩相東園公，性警敏，博涉經傳子史之言，能沉酣其膏澤，而採剝其華”。²⁴明代士族閨秀識字讀書者多有，但都閱讀基礎讀物，如陸宜人“通《孝經》、《列女傳》諸書，能誦古文長篇”，²⁵王孺人(1445—1516)幼明慧，其父愛之，“教之書，故通《孝經》、《論語》大義”。²⁶少數女性能進窺群籍，如成化至嘉靖年間的鄒賽貞，能博覽儒典子史並形諸吟詠，

19 孫陞：《伊府左長史致仕東園楊公行狀》，《孫文恪公文集》，卷5，頁671—672。

20 張廷玉等：《伊厲王櫛》，《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18，頁959。

21 孫陞：《楊公行狀》，《孫文恪公文集》，卷5，頁671—672。

22 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楊文儷》，《靜志居詩話》，卷23，頁723。

23 孫陞：《楊宜人王氏行狀》，《孫文恪公文集》，卷5，頁677。

24 張四維：《壽孫夫人五表序》，《條麓堂集》，卷21，《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351，頁605。

25 邵寶：《明故太平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屠君暨配陸宜人墓誌銘》，《容春堂集·後集》，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258，頁267。

26 何景明：《王孺人墓誌銘》，《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6，頁629。

獲有“士齋”之稱。²⁷ 楊文儷亦屬後者,反映出士族閨秀的閱讀可與男性相當,亦見其得天獨厚的才性、持續求知的熱情,而家族經濟的支持、父親長年的務舉,對其志行有所影響,亦是可想見。

楊文儷母親王氏“讀《孝經》、《列女傳》解大義”,即如同一般閨秀,但她能詩善教,諸女“各隨質所就,有能詩者。鄉人以東園公多令女爲美談,實本宜人教云”,²⁸楊文儷受母親培育,成爲“能詩者”。考察明代女性寫詩,明中葉以前風氣未盛,文獻亦不足,俞憲(1508—1572)選編《盛明百家詩·淑秀總集》曾謂:“獨李唐以詞賦取士,而一時風氣漸及閨媛等作,傳於簡冊者頗多。今考我明,蓋落落希闊焉。”²⁹其後漸有改觀,清初季嫻選錄《閨秀集》謂:“自景、德以後,風雅一道,浸遍閨閣。至萬曆而盛矣,啟、禎以來,繼起不絕。”³⁰故前述鄒賽貞能吟詠,楊文儷與其母能詩,皆爲明代女性寫詩風氣漸開所造就,可窺出時代的推進。惟詩作必須宣示女德、有裨風教,方可向公衆展示,此乃對傳統“內言不出閨”的變通,³¹楊文儷《詩稿》獲得刊刻,有“麗而則”、“清古嚴正,無卑庸之氣”之譽,³²可見能符合當世女性創作的價值,並有自我的詩作風格。

(二) 勉兄業舉與孝順之道

楊文儷自幼習詩,《詩稿》未留存早期之作,若《秋日懷親》、《寄姊》、《寄妹》諸詩,乃作於隨夫宦居京師時。其以委婉清麗的文字,表達難以歸省母家的思念,以及姊妹之間的私語,相較於一般閨秀詩歌,並無出奇之處。然其勉兄

27 費宏:《士齋詩集序》,鄒賽貞:《士齋詩集》,卷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年),冊60,頁91—92。按,鄒賽貞生活於成化至嘉靖年間,筆者有《科舉與人生幸福——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學報》第37期(2017年12月),頁29—62,可參考。

28 孫陞:《楊宜人王氏行狀》,《孫文恪公文集》,卷5,頁677。

29 俞憲:《盛明百家詩》,不分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年),冊308,頁662。

30 季嫻:《閨秀集》,卷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年),冊414,頁331。

31 有關明代女性的誦讀圖書與詩歌創作,筆者有《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中正漢學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12月),頁95—128,可參考。

32 鍾惺:《孫夫人》,《名媛詩歸》,卷27,頁307。

業舉諸詩，足見業舉世家女兒的孝順之道。

楊文儷居於京師，與母家親人南北遠隔，獨與次兄楊文化往來密切。楊文化，字治卿，中年號見湖子。少負美質，在邑庠多有聲譽，因長兄早逝，幼弟稚齡，家族應舉事業繫於一身，必須業舉以博取家聲、維護家族利益。然其生就游俠性格，屢困場屋，乃以貲入太學，為國子生，長居京師。雖是讀書業舉，卻見日日焚香自娛，好遊樂飲，豪爽不羈，“計終身京居者什六，家居者什二，途他流寓亦當二焉，所至則引朋為歡，宴飲終日，雖坎坷不戚戚也”，³³顯見家族責任與恣意放曠悠遊的人生態度深有齟齬。

楊文儷常致詩兄長，如《余兄寓京師偶赴河間詩以憶之》有“蕭條栖旅館，咫尺隔皇畿”之句（《詩稿》頁 806），表面是寫兄妹分離，一在河間，一在京師，實則以“旅館”暗寓久困場屋，藉“皇畿”表出登第榮顯，強調二者只隔“咫尺”，可見勸勵功名之意。又有慰落第之詩，如《江上別兄》：

季子敝裘仍北返，班昭榮祿又南遊。憐兄塌翅如凡鶴，何日翻飛上帝州。³⁴

以“敝裘”、“塌翅”描寫落第之悲，“仍”可見屢舉不第，振飛無力。“帝州”乃登第出仕之榮顯，凡鶴飛上帝州，就能翻轉人生。此詩不脫俗見，惟自比“班昭”，暗指兄長如同“班固”、“班超”，勸勉再接再厲。另首《勸兄和韻》：

極目南雲日倚扉，鄉山迢遞雁書稀。須思定省違甘旨，莫嘆浮踪賦式微。壯志策勳應有待，高堂白髮欲何依。東皇律轉桃花發，好束輕裝出北畿。³⁵

33 孫鑛：《四川成都府經歷楊仲公合葬墓誌銘》，《月峰先生居業》（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中國古籍資源庫全文影像檔），卷 4，頁 70 上。

34 楊文儷：《江上別兄》，《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99，頁 812。

35 楊文儷：《勸兄和韻》，《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99，頁 809。

詩題有“和韻”，可知楊文化亦是能詩者。此詩以舉目南望、音書稀少表達思念，強調“壯志策勳”，視業舉為策勳壯志，相勸奮發積極，使父母能有所依靠，此見以應舉仕宦為個人立志及家族利益之首要。又有《俠客》：

平生重然諾，不與世沉浮。佩劍千金換，征鞍百寶鏤。
驍雄能破敵，談笑取封侯。肯念閨中婦，含情獨倚樓。³⁶

“俠客”的命題，在閨秀詩中較罕見，顯露出楊文儷詩歌選題的迥出不群，身為女性卻能有破敵、封侯的凌雲之志。如果對照其兄的作風行事，亦甚吻合。首聯指出重然諾之俠風義氣，“佩劍”、“征鞍”、“驍雄”稱美才具，“談笑取封侯”即如前引“咫尺隔皇畿”，指出登第之易如反掌，末聯以“閨中婦”相勸，期待勿忘家族責任。故此詩明寫俠客，暗寓功名之念，而“閨中婦”呈顯女性無緣科舉，只能獨居深閨、等待捷音，用意甚為深長。

惟其兄不論旅外或居家，皆自得自樂、豪爽不羈，直到五十歲“知天命”之後方才棄舉，以捐貲出為上林署丞，待選天官。然又長達十年不得除官，因念為客無已時，乞外補，授成都府經歷，後即遭疾而逝，得年六十六。其甥孫鑛謂：“初舅諳養生術，暮年有壯容，人咸異之。一作吏，則頓然衰，智慮甚困。及病作，醫競進藥，不能療也。”³⁷他的人生反映出世家子業舉，不皆才性所適，導致終身困頓、一事無成。惟其順應性情，別尋冶遊飲宴之樂，也著重養生術，無奈仍落入仕宦之囿，身心俱衰，急病而亡。

相對的，楊文儷的意志堅定，自小耳濡目染，“壯志策勳”，可惜身為女性，無緣應舉以躋簪纓之列，唯有被動等待男性來完成。此種心情複雜而微妙，身為遠嫁的女兒，難報親恩，故以關切家族業舉成敗為孝順之道，不斷激勵兄長，勿忘告慰父母，必須極力維護家族利益與榮光。

要說明的是，楊家業舉實力仍見累積，楊文化去世後，其子楊遇（1557—1592）於萬曆四年（1576）丙子科中舉人，楊文儷當感欣慰。其後楊遇屢應會試

36 楊文儷：《俠客》，《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8。

37 孫鑛：《四川成都府經歷楊仲公合葬墓誌銘》，《月峰先生居業》，卷4，頁70上。

不第，至萬曆十四年（1586）丙戌科方中進士。據《萬曆十四年丙戌科進士履歷便覽》記載：“楊遇，浚湖，《易》三房，丁巳三月初一日生，東安縣籍，仁和縣人，三甲一百二十九名”，³⁸可知其以《易經》為專經，應即楊家業舉的家學，惟其名次較後，先觀政戶部，後授江西雩都縣知縣，官至上海縣知縣。³⁹

（三）生卒年考述

有關楊文儷生年，孫氏族譜所載《墓誌銘》、《行狀》、《行實》已佚，然考察時人文集，發現沈一貫（1531—1617）《喙鳴文集》有《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配楊太夫人墓誌銘》（以下簡稱《楊太夫人墓誌銘》），謂其“所享年自正德乙亥至甲申，凡七十”，⁴⁰故楊文儷生於正德十年（1515），卒於“甲申”萬曆十二年（1584），享年七十。沈一貫熟悉孫氏家族，為孫鑛、孫如法（1559—1615）兩代之房師，又同為浙江人，因此受託撰寫墓誌銘。此外，楊文化之子楊遇於萬曆十四年（1586）中進士，楊氏家門獲得光耀，但當時楊文儷已經去世，並未得見。

對照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所載，前引《靜志居詩話》所謂楊文儷“年過百齡”，實為誤傳。進一步考索誤傳緣由，乃因其夫家孫氏家族確實有“年過百齡”者，即楊文儷之媳、孫鑰（1525—1594）之妻錢氏。據倪元璐（1594—1644）所撰錢氏《行狀》，其生於嘉靖六年（1527），卒於天啟六年（1626），有百歲之齡。⁴¹後人未加分辨，將楊文儷與錢氏之享年混淆，應予更正。

三、餘姚忠烈世家之妻

楊文儷深具才慧，長成後，其父為慎擇婚配。當時有浙江餘姚孫陞

38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萬曆十四年丙戌科進士履歷便覽》（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年），冊8，頁1上。

39 同上。

40 沈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配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冊176，頁268—269。

41 倪元璐：《清簡公配一品夫人百歲錢太夫人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6下。（以下簡稱《錢太夫人行狀》）

(1501—1560)喪妻,請求為繼室。其父考量孫氏為科舉名門,且孫陞的家聲與人品俱佳,所謂“忠烈不亡,婿亦非常人也”,故答應所請,於嘉靖十二年(1533)將楊文儷嫁入孫家。⁴²

(一) 居內安家

孫氏原居睦州,後唐時有孫岳,為廉吏,葬於餘姚燭湖,子孫定居於此。宋時有孫應時(1154—1206),為淳熙二年(1175)進士,倡道講學於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⁴³ 孫陞之父孫燧(1460—1519),為弘治六年(1493)進士,正德十年(1515)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死於宸濠叛亂,謚忠烈。⁴⁴ 母親楊氏,出身餘姚大族,生有三子,長子孫堪(1482—1553),為嘉靖五年(1526)武會試第一,仕至都督同知。⁴⁵ 次子孫墀(1489—1556),貢生,官至尚寶卿。⁴⁶ 孫陞為三子,字志高,號季泉,於嘉靖二年(1525)中舉人,應舉事業可期。

孫陞先娶韓氏(1501—1533),韓氏為餘姚名門之女,其父韓廉(1454—1547)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韓氏十五歲嫁入孫家,生三子孫鋼、孫鑰(1525—1594)、孫鋌(1528—1570)。孫鋼早殤,年僅十二。嘉靖十一年(1532),韓氏病卒,年三十二。⁴⁷ 孫陞於次年即再娶,乃因二子年幼,側重於安內,以無後顧之憂。

相較許多業舉名門,孫氏雖致力業舉,卻不追求富貴權勢,而是嚴於自律,以維護“忠烈”之名。家族女性亦為表率,楊文儷的婆婆楊氏“性嚴重有矩矱”,⁴⁸教習三子茂衍家聲,仕宦不望富貴,故孫氏名望雖顯,卻家貧產薄。如孫堪官於錦衣衛,孫陞隨母就養於京師,“家窶甚,乃自題曰:‘勿謂古人為不可

42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8。

43 李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陞行狀》,焦竑:《國朝獻徵錄》,卷3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101,頁728。

44 孫際渭:《忠烈公傳》,《孫氏世乘》,卷上,頁1—8。

45 趙貞吉:《孫孝子傳》,《趙文肅公文集》,卷1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100,頁502—503。

46 孫仰唐:《儀形圖·孫仲泉像》,《餘姚孫境宗譜》,卷1,頁50下。

47 孫陞:《亡妻韓氏墓誌銘》,《孫文恪公文集》,卷8,頁707。

48 黃洪憲:《祭孫太夫人文》,《碧山學士集》,卷7,《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冊30,頁238。

及，勿謂天下第一等事爲不能做’，帖之書廚”，⁴⁹以此自勵。出仕後敬慎如一，以清白忠貞爲家風，“衣拊食淡，一無所欲”。⁵⁰

楊文儷嫁入孫家，年僅十九，能勤儉安貧，善盡居內安家之本分，包括對婆婆委婉順從，與家族上下相處和樂，祭祀待客等均妥善置備。⁵¹ 教子尤以家風爲念，故諸子尚氣節，秉持清正，不取媚當道。如孫鑛出仕後，值“肅皇帝之季年，方崇壇祝，弛朝御，奸人因緣竊弄，亡敢誰何者”，其獨能不畏權勢，上章切諫。⁵² 又如趙用賢（1535—1596）謂孫鑛“才藻絕世，乃退不自名，至于操行孤貞，挺然自立，真不媿忠烈公孫矣”。⁵³ 家中女眷亦皆守分，如其媳錢氏，因公公孫陞“守官清，家人食貧”，故“綵麻索縷”，佐夫孫鑛苦讀，終得一第。⁵⁴

世人評論孫氏家族成就，有歸功女德者，如黃洪憲（1541—1600）爲孫陞之母所寫祭文謂：“國有世臣，鄉有巨室。豈惟男教，亦由女德。猗惟孫氏，世篤忠貞。於太夫人，茂衍家聲”，⁵⁵故婆婆楊氏的女德建立在教子有成，能茂衍忠貞之家聲。楊文儷尤爲特出，沈一貫即云：“且家所難，尤難內德。內德不過周旋庭宇間，而衣以裏紉，臺由基高，家之大無弗繇。世所稱刺臬饉饉，未足概淑媛之行，若楊太夫人可誌也”。⁵⁶ 陸以活亦稱許：“兄弟之志節經濟，卓卓可稱，知其稟承母教者，不獨在文章矣”。⁵⁷ 是知孫氏代有賢妻，乃家風維持、家族光大的重要因素，楊文儷尤能超越周旋庭宇、刺臬饉饉的傳統女職，以淑媛之行、母教有成，又善於文章，多方面顯揚家族聲譽。

49 過庭訓：《孫陞》，《本朝分省人物考》，卷 51，《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冊 134，頁 185。

50 李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陞行狀》，焦竑編：《國朝獻徵錄》，卷 36，頁 729。

51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 16，頁 268。

52 倪元璐：《錢太夫人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 2 下。

53 趙用賢：《與孫月峰少卿》，《松石齋集》，卷 26，《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冊 41，頁 410。

54 倪元璐：《錢太夫人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 2 下。

55 黃洪憲：《祭孫太夫人文》，《碧山學士集》，卷 7，頁 238。

56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 16，頁 268。

57 陸以活：《教子》，《冷廬雜識》，卷 6，頁 335。

(二) 課藝益友

細察楊文儷的“淑媛之行”，所以能超越傳統女職，主要在於襄助家族業舉出仕。如張四維謂“其相文恪公，教諸子，商較疑義，敷文析理，不啻賢友良傅”，⁵⁸視之爲夫婿“賢友”、諸子“良傅”，可與“商較疑義，敷文析理”。沈一貫《墓誌銘》亦載：

太夫人歸于孫也，於文恪爲益友。初文恪舉于鄉，爲鄉里教授，與二三友課藝，太夫人則篝燈侍夜，手編錄助，勤也。既第進士，守史官，歷官采司成至大宗伯，所典文學諷議編摩之事，太夫人綴功補義，麗澤弘多。今太夫人詩若干首，附文恪集中，世謂之班姬曹大家也。⁵⁹

明代女性墓誌銘多有共同點，著重隱惡揚善，贊美女德與睿智，⁶⁰然少見爲夫婿“賢友”、“益友”者。孫氏以《易經》爲家學，孫陞即以之考中浙江鄉試。楊文儷自幼“博涉經傳子史之言”，⁶¹家族以《易經》爲應舉專經，對《易經》有所熟稔，是可以想見的，重要的是孫陞會試不第，在家鄉教書，其勤於篝燈侍讀，能抄錄編輯制藝經文，協助課藝。

當世課藝之風盛行，有延請名士課藝者，如朱國禎(1557—1632)謂：“自制藝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教子弟，即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⁶²有益友相砥礪者，如沈一貫未第時，得到林懷雲之助：“先生之爲人嚴，引禮自重，獨挹降于余小子，分日而課藝，蓋數年焉”。⁶³孫陞的應舉之路，除了有友朋課藝，又有良妻爲“賢友”、“益友”，甚爲少見，因

58 張四維：《壽孫夫人五表序》，《條麓堂集》，卷21，頁605—606。

59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8。

60 有關明代女性墓誌銘書寫的共同點，李冬青：《明代女性墓誌銘共性書寫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21年），可參考。

61 張四維：《壽孫夫人五表序》，《條麓堂集》，卷21，頁605。

62 朱國禎：《斷幺絕六》，《湧幢小品》，卷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106，頁292。

63 沈一貫：《林封公八十序》，《喙鳴文集》，卷3，頁60。

而特意表出。從另一個角度看，楊文儷的母家、夫家皆以《易經》為應舉專經，故其自小受到父親長期應舉影響，出嫁後協助夫婿課藝，鈔經錄文，學力必有增長，《四庫全書總目》讚譽“蓋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舉業之文者”，良有以也，亦知其擅長的可能就是《易經》制義，可惜今已未見其文。

孫陞以榜眼獲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所歷皆為文職，包括纂編國史、典試選才、教習國子生等。楊文儷伴隨宦遊，《墓誌銘》所謂“綴功補義，麗澤弘多”，是可以想見的，只是文獻所限，無法多舉實證。⁶⁴ 此外，所獲“班姬曹大家”之譽，對照前引《江上別兄》謂“班昭榮祿”，可知並非單純的詩語修辭，而是實有此事，以自身之榮對比兄長落第，可見歎歎。要注意的，所謂“班姬曹大家”雖是極高典範，但仍囿限於女德思維框架。楊文儷通經傳子史，為夫婿課藝之友，宏揚家聲，固守困窮，實與“儒者”無異，故沈一貫譽以“既女而儒，亦慈且嚴”，⁶⁵“儒”字呈顯楊文儷能與鬚眉並駕齊驅，在以男性為主體思維的社會中，乃難得的表彰。

四、五子一女之母

楊文儷嫁為繼妻，尚未生育，已成為孫鑰、孫鋌之繼母，肩負教養重責。四年後才陸續生育二子一女：孫鈞（1537—1592）、孫鑲（1539—?）、孫鑛。其夫納側室馬氏，再生一子孫鑲（?—1573），其親予撫育教養，惟孫鑲未第而早亡。故楊文儷為五子一女的母親，卻有繼母、生母、嫡母之別，其教養皆如親生，難能可貴，張四維謂：“五子凡三母，而夫人撫之如同生，庭以內言無間焉”。⁶⁶ 由於

64 楊文儷與夫婿互動紀錄不多，然孫陞：《亡妻韓氏墓誌銘》謂“楊夫人賢，撫鑰、鋌如己出”，給予讚譽，見《孫文恪公文集》，卷8，頁707。此外，楊文儷《詩稿》未見與夫唱和之作，但考察孫陞文集卷16有《紫駟馬》、《關山月》（頁759）、《聞笛》（頁766）、《聞鴈》（頁767），皆為五律。楊文儷《詩稿》亦有《紫駟馬》、《聞笛》（頁807）、《關山月》（頁808），皆為五律，《聞鴈》（頁809）則為七律。其中楊文儷《聞笛》寫出“羈旅那堪聽”的情境，與孫陞《聞笛》“羈客盡沾衣”相類，均是寫於避寇紹興之時，押韻雖有不同，仍見夫婦以詩歌同題書寫的生活面向。

65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9。

66 張四維：《壽孫夫人五袞序》，《條麓堂集》，卷21，頁605。

其多以詩歌教子,以下選取相關詩作,分述與諸子的互動,以見其情志與教養方式,並勾勒家族生活及諸子的科名仕宦。

(一) 繼子的教養與榮顯

楊文儷嫁入孫家,上有婆婆,下有繼子,兢兢業業,可以想見。當時孫鑰八歲、孫鋌五歲,經歷親母病亡、繼母入門的家庭變化,內心必受衝擊。家庭秩序的重整與建立,除了累積情感,就是樹立共同目標,業舉成爲凝聚親子的方法。

(1) 孫鑰

孫鑰因兄長孫鋼早殤,故而成爲家中長子,業舉責無旁貸。其聰穎勤讀,楊文儷多予督導,於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舉人,時年十九,屬於早發之才。然而隨後會試皆不中,甚爲落寞,楊文儷有《寄鑰兒》云:

燕山聽鹿鳴,早歲已成名。隱霧今栖豹,搏風即起鵬。

言懷遠遊子,無那倚閭情。欲寄平安字,炎天鴈不征。⁶⁷

首聯“鹿鳴”,乃鄉試後的鹿鳴宴,此指孫鑰考中舉人。“早歲已成名”指其早發,才名遠播,用以喚起榮耀感。頷聯選用“豹”、“鵬”等強有力意象,並以“隱霧”散而“栖豹”現身,“搏風”起而“大鵬”振翅,給予信心。末則表達“倚閭”之情,勉勵專心應試。對照前引《江上別兄》謂“憐兄塌翅如凡鶴,何日翻飛上帝州”,可見以詩安慰落第,因情境而有不同描繪,其兄功名無成又任俠好遊,只能以“憐”字抒感。孫鑰已爲舉人,加上自幼親爲督課,了解實力,故詩語正面樂觀,希望解其懸心。

孫鑰對家庭的懸心,來自天性孝謹,且爲長子之責。所謂“倚閭”,包括祖母與繼母,據孫鑰所寫《行狀》,其“事先祖母夫人及先公夫人定省,非疾病未嘗一日廢。雖勤舉業,得閒則爲娛於前,其真愛發於中,如嬰兒慕不外飾,先公每私先夫人稱之”,⁶⁸可見長期業舉備考,不忘定省承歡。“真愛”、“嬰兒”之語,呈

67 楊文儷:《寄鑰兒》,《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6。

68 孫鑰:《先兄吏部尚書清簡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22上。

顯與祖母、父親、繼母情感深厚，如嬰兒之愛，乃出於天性。“先公每私先夫人稱之”，可見得到父親稱許，亦暗寓繼母的認同。

此文強調孫鑰孺慕之情，透露出世俗對繼子繼母關係的關注。無獨有偶，孫鑰妻錢氏亦有相似經歷：“母潘蚤世，事繼母孝，侍御公愛之甚其子”，錢氏出身紹興名門，孝順繼母，得到父親“侍御公”錢應揚（1504—？）疼愛，可見當日子女與繼母關係，須得父親肯定，方能證成。錢氏十六歲嫁入孫家，又與兩代“嚴母”相處：“王姑楊夫人在堂，夫人既中傷忠烈，居常每悲泣不能歡，而性端察，家人見者並顏戰，太夫人承之，婉婉媿媿，盎如也。事繼姑楊夫人尤謹，定省如禮。”⁶⁹所謂“定省如禮”，可見孫鑰夫妻以“定省”盡孝，對繼母敬謹有禮，能和樂承歡。孫鑰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登進士第，已是三十二歲，授武庫主事，累官大理卿，其後官至吏部尚書。

（2）孫鋌

孫鋌聰明勤學，“幼歲讀誦綴文，每徹曉不寐”，“尤篤厚倫理，孝友天植，五歲執韓夫人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楊氏太夫人，服其訓，出入必慎，凡事承顏後行，終身無色忤”，⁷⁰可見甚為早熟，哀痛母喪，順服繼母之教，與前述孫鑰的敬謹有禮相似，除了是孝友天性，亦與孫氏家風的整體塑造有關。

孫鋌業舉順遂，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舉人，時年二十二歲，名位甚高，為順天解元。隨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登進士第，為楊文儷諸子中第一位中進士者，相形之下，其兄孫鑰的壓力可想而知。尤有甚者，其通過館選，獲為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祕書，為進士之翹楚。⁷¹ 楊文儷寫予多首詩，如《寄鋌兒》云：

念汝留京國，春花兩度紅。讀書丹禁裏，試筆玉堂中。

才美名應振，官貧道不窮。百年須自勵，清白舊家風。⁷²

69 倪元璐：《錢太夫人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2。

70 張四維：《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峰孫公墓誌銘》，《條麓堂集》，卷26，頁700、701。

71 有關庶吉士遴選及讀中祕書等制度，筆者寫有《進士再教育——王錫爵〈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的相關考察》，《科舉學的提升與推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頁333—344，可參考。

72 楊文儷：《寄鋌兒》，《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6。

此詩應是寫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孫鋌在翰林院讀書,楊文儷在餘姚守婆婆,母子分居南北,故寄詩期勉。“讀書丹禁”指孫鋌在翰林院讀書,此為朝廷教習庶吉士的制度,使讀中秘書,不任以政事,顧爾行(1536—1611)謂:“今國家儲毓台鼎碩輔,為闕館,出中秘籍,人習之,俾熟嫻於今古憲度,而隆其任命”。⁷³“試筆玉堂”指庶吉士在翰林院的館課,即每旬每月的館試、閣試。⁷⁴楊文儷了解國家育才制度,勉其把握光陰,發揮美才,可見識見甚高。“官貧”表出家中經濟,“道不窮”指應世須有道,末則歸結為“清白舊家風”,勉其安於困窮,守護家聲。孫鋌散館後獲授翰林院編修,張四維與之同官,曾謂“常見夫人所寄訊言,皆立身為學之則、義利之辨,詞氣侃正,凜然有烈丈夫風,讀之不覺避席”。⁷⁵可知楊文儷勤寄家書,叮囑立身處世之道,孫鋌曾與友執分享,可惜所寄“訊言”今已未見。

孫鋌三年考滿,楊文儷獲贈夫人,寫有《兒鋌以翰林編修三年考績,予得晉封夫人有述》:

濫膺新典夫人貴,始信從前教子功。天府驚章今賜誥,閨窗夜火昔丸熊。
衣穿鶴錦君恩渥,腰繫文犀夫秩崇。迂拙此身何所補,惟將虔禮答蒼穹。⁷⁶

在科舉世界中,女德有成可得婦功,楊文儷“先以文恪封孺人,再封淑人,後以鋌稱太夫人,四拜誥也”。⁷⁷此詩寫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⁷⁸楊文儷因孫鋌事

73 顧爾行:《皇明館課全編序》,陳經邦:《皇明館課》,卷前,《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冊48,,頁2。

74 有關庶吉士的館試、閣試,筆者寫有《明代翰林館課與儒家經世實政——以王錫爵〈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頁111—117。以及《批評與課士——晚明館課評點的特色及文化意義》,《中正漢學研究》2019年第1期(2019年6月),頁109—140,可參考。

75 張四維:《壽孫夫人五表序》,《條麓堂集》,卷21,頁606。

76 楊文儷:《兒鋌以翰林編修三年考績,予得晉封夫人有述》,《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1。

77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9。

78 此年韓氏獲封夫人,見孫仰唐:《恩榮志·翰林院編修正峰公母韓淑人加贈夫人誥命》,《餘姚孫境宗譜》,卷2,頁10上。

功而獲贈“夫人”，為明代封贈命婦最高等級，⁷⁹故詩中表達教子功成、夫人新貴的喜悅。“閨窗夜火”回顧昔日教子課藝徹夜不倦的情貌。“衣穿鶴錦”、“腰繫文犀”，描繪蒙受君恩、衣冠榮身，猶如自繪獲贈夫人的光榮圖像。詩末以謙遜作結，敬謝上蒼之厚愛。全詩今昔對照，狀寫雍容，滿溢宿願得償的欣喜。

楊文儷的特殊之處，在於宿願達成後，內心別有省思，訴諸詩語，有《書懷和韻》：

蘭閨無事漫躊躇，人世能經歲幾除。濫膺褒誥知難稱，欲效前賢愧未如。
幼小曾看列女傳，比來更羨大家書。垂名千載元非易，還把青編細卷舒。⁸⁰

詩中以“濫膺”表達獲贈“夫人”的心情，雖屬謙遜之詞，實與內外之別有關。首句“蘭閨無事漫躊躇”，即同於前引《俠客》所謂“肯念閨中婦，含情獨倚樓”，女性是“閨中婦”，以居內安家為職責，躊躇等待著男性的功名榮顯，然而自身卻能獲得封贈，聲名顯於外，故而考慮自我德行是否相稱？他人是否如此評價？心中多有忐忑。“更羨大家書”以班昭自期，班昭撰有《女誡》，為千古女德典範，此見楊文儷的心志，不論為人行事與創作書寫，皆有流芳千古之想，但也體認並非易事，唯有把握光陰展書勤讀。由此亦可知，讀書乃其“蘭閨”生活的日常，即使顯貴也未嘗稍輟。另首《擬內閣觀芍藥》，與孫鋌讀書翰林院有關，尤能呈顯她的壯心：

禁署名花本自奇，上公相對更相宜。風香暗度黃金闕，國色新分白玉墀。
傍檻開時如索笑，當堦翻處欲催詩。栽培地位元殊絕，贏得年年雨露滋。⁸¹

79 《大明會典·優給》載：“正從一品，曾祖母、祖母、母、妻，各封贈夫人。正從二品，祖母、母、妻，各封贈夫人。”見李東陽等：《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影印本，2007年），卷122，

80 楊文儷：《書懷次韻》，《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1。

81 楊文儷：《擬內閣觀芍藥》，《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0。

明代二、三甲新進士選入翰林院爲庶吉士，得與鼎甲進士一起接受朝廷培育，榮貴非常，時人以“儲相”目之。⁸² 詩題“內閣觀芍藥”，即明代內閣大學士的吟詠唱和傳統，孫鋌獲爲庶吉士，具有入閣遠景，楊文儷即由此延伸擬作。

詩中以“禁署名花”扣題，乃植於文淵閣之芍藥，相傳明宣宗(1399—1435)時植一株，明景帝(1428—1457)時增植二株，“黃金闕”、“白玉墀”皆指內閣，“上公”乃賞花之大學士，最知名爲天順時徐有貞(1407—1472)、許彬(1393—1468)、薛瑄(1389—1464)、李賢(1408—1466)，李賢曾賦詩十章，閣院諸寮咸和，彙成《玉堂賞花詩集》。⁸³“內閣觀芍藥”成爲明代館閣學士唱和主題，多見記載，如黃佐(1490—1566)《翰林記》謂：

景泰中，內閣賞芍藥賦黃字韻詩，本院官皆和之，有《玉堂賞花集》盛行於時。成化末，少傅徐溥在內閣賞芍藥，賦吟靡二韻，次年又有詩二韻，本院官亦皆和之。正德中，大學士梁儲、楊一清賞芍藥倡和，則用東冬清青爲韻，人各四首云。⁸⁴

楊文儷隨夫居官北京，心胸視野多有增廣，知曉館閣文化傳統，其擬作之舉，已超越母教功成的快慰，以及獲贈夫人“衣穿鶴錦”、“腰繫文犀”之榮，而是將自己置於內閣大學士題詠唱和行列，充分展現對才力的自信及策勳之壯志，即使科舉有性別之分，女性無法玉堂論政，她仍以詩歌擬作自我完成。值得注意的，隨著孫鋌在科名、館選的好成績，楊文儷除了踐行女德母教，自我意識也不斷增強，故《書懷次韻》以班昭自期，意欲流芳千古，《擬內閣觀芍藥》與內閣大學士並列題詠，皆非尋常閨秀才女可及，前述張四維所言“凜然有烈丈夫風”，沈一貫謂其“既女而儒”，信不誣也。

82 張廷玉等：《選舉二》，《明史》，卷 70，頁 457。

83 李賢：《玉堂賞花會詩序》，《古穰集》，卷 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1244，頁 561。

84 黃佐：《賞花倡和》，《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卷 20，頁 351。按葉擘《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討論賞花題詠，可參考。《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22—224。

遺憾的是，孫鋌並未居官內閣，相形之下，好友張四維日後陞任大學士，真正寫有《內閣觀芍藥》。⁸⁵ 孫鋌素來身體碩健，精力過人，張四維謂其“以世家子應酬自倍，公又事事周慎，務為敏捷，四方徵索詩文，雖旁午必以時給，人每以此多之，公亦雅自憚，不自愛嗇。比較修典志、代宣綸綽，乃至寢食俱廢，精力遂大減于曩”。⁸⁶ 隆慶四年（1570）九月，孫鋌由國子監祭酒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在前往留都南京赴任的舟中，因肺疾而病卒，享年四十三。楊文儷必定哀痛，但未見悲悼之詩，實因詩集附刊於《孫文恪公文集》，時間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此後的詩作均未收錄。

孫鋌並非長子，但因最早中進士，名第又高，故在家族中肩負傳承家學及經濟贊助的責任，遠超過孫鑰。《墓誌銘》即謂“諸弟若侍御公舉人鑛、京庠生鑲，皆公所親教，蟬聯取科第未已，衣食供奉所需，出其奩資祿入，無論彼我。歲時享家廟，合族上壽，雍雍如也。居常不問生產，卒之日，乃無以贍殮”。⁸⁷ 孫鋌照拂幼弟孫鑛、孫鑲，還得維繫家族生計，此乃科舉世家之常態，先得第者必須善盡家族責任。惟其肩負重擔，日常卻“不問生產”，以肺疾猝亡，竟至無法贍殮，仍令人感嘆。

（二）親生子女的教養與成就

楊文儷親生二子一女，分別相差二、三歲，其教子側重讀書論藝，教女亦重讀書，且不論男女，皆有詩曲音律的教習，以陶冶情性。以下分述教育親生二子的過程，附見教養其女，以見對女性志行的觀點。

（1）孫鈞

嘉靖十六年（1537），楊文儷生下孫鈞。孫鈞為初名，萬曆時因避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諱，改名“孫鋌”。⁸⁸ 其勤於讀書，受教於母，又與父兄論藝，年十四補京庠弟子。楊文儷對之期望甚殷，如《示鈞兒》：

85 張四維於萬曆三年陞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開始入閣參贊機務，見張廷玉等：《張四維傳》，《明史》，卷 219，頁 1556。《內閣觀芍藥》詩見張四維：《條麓堂集》，卷 3，頁 279。

86 張四維：《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峰孫公墓誌銘》，《條麓堂集》，卷 26，頁 700。

87 同上。

88 葉向高：《岡卿鶴峯孫公傳》，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卷 2，頁 60 上。

又是清和候，梅黃細雨天。流光人競惜，向學汝須專。
美質元難恃，虛名亦枉然。能酬題柱志，始見馬卿賢。⁸⁹

此詩由時序切入，以五月梅雨勉勵愛惜光陰，勿自恃美質虛名。尾聯“題柱志”，乃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初入長安，於成都城北昇仙橋柱題句：“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⁹⁰楊文儷以此提示把握光陰，效法前賢立志，致身通顯。孫鏞北上赴試，又有《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貽之》：

東書殘臘發南州，直北風烟萬里浮。爲汝衝寒馳遠道，令人連夜絮征裘。
驛途逢使音須寄，酒幔臨河棹莫留。回首飛雲應切念，且依棠樹近宸旒。
少年未慣適他州，從此扁舟千里浮。羈旅時須撫僮僕，嚴寒常用厚衣裘。
倚門他日應頻望，解纜今朝不暫留。可是明光能獻賦，太平天子正垂旒。⁹¹

二詩表達千般繫念，包括對路途、天候之憂心，叮囑照顧自己，顧念僮僕辛勞，勿耽於酒肆逸樂，到京師要依效兄長。“明光獻賦”以司馬相如“獻賦”作比，意指君王賞識擢拔之可期，亦見視舉業之文爲才力展現及出仕憑藉。全詩狀寫當日舉子赴考的挑戰，包括天候、路途、身體、精神，“酒幔臨河”特指舉子應避免的酒色誘惑，“太平天子”則見對明世宗的稱美。然而時局並非如此樂觀，其《憶京華鏞鋌鈞三子次韻》：

旅居抱病自躊躇，荏苒流光逼歲除。天畔雙魚無處覓，日邊三鳳竟何如。
文園司馬應裁賦，漢闕孫弘待上書。南土只今多寇盜，倚門焉得鬱懷舒。⁹²

89 楊文儷：《示鈞兒》，《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6。

90 常璩：《蜀志》，《華陽國志》，卷3，《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冊96，頁32。

91 楊文儷：《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貽之》，《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0。

92 楊文儷：《憶京華鏞鋌鈞三子次韻》，《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1。

楊文儷與家族因避寇而暫居紹興，身體又有恙，故曰“旅居抱病”。孫鑰等三子皆在京師，即“日邊三鳳”。頸聯示以司馬相如及公孫弘（前 199—前 121），二人皆出身貧困，但善於累積文才學識，等待時機，終為漢武帝（前 156—前 87）所用，⁹³可見其倚門懷憂、期待佳音，不屈不撓的意志貫穿全詩。

“南土只今多寇盜”一語值得深究。此乃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後倭寇侵擾江浙，⁹⁴燒殺擄掠無所不為，百姓流離失所，孫氏家族即由餘姚避居紹興，孫陞曾描述：“五月間，倭寇千餘由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橫蹂踐，於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⁹⁵顯見時局並非“太平”，楊文儷《聞驚》謂：“南國自來稱樂土，比年黎庶擾黃巾。徵兵諸路聞雲集，凱旋何時報紫宸。”⁹⁶以東漢黃巾之亂作比，指出倭寇危害家國，雖各路徵兵，卻未聞捷報。其《避寇越城感述》謂：

雲白山青宿霧收，越王臺下水悠悠。停針倚檻渾無語，避寇移家可自由。
延望燕關常切念，回瞻慈壠漫生愁。為憐骨肉棲三地，幾度臨風欲淚流。⁹⁷

是知社會的失序動亂，骨肉分散各地，士族女性肩負安家重責，必須作為支柱，盡力保全家族，又掛心在外舉子的安危。故“渾無語”、“常切念”、“漫生愁”是真，“避寇移家可自由”則是強自寬解，因“家”隨時可能失落，如何真有“自由”可言？此詩表達“閨中婦”倚門之危難，也是社會時局的紀實。

諸子之中，孫鏞親緣較深。幼時曾以“後母子”為前母韓氏改葬盡禮，入載其《傳》：“甲寅，改殯韓夫人，兩兄羈官守，弗獲請，惟公襄事。易冠珮，見夫人

⁹³ 班固：《司馬相如傳》、《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 57，頁 2529—2532。卷 58，頁 2614—2619。

⁹⁴ 有關嘉靖時期倭亂史料，鄭樑生編有《明代倭寇史料》（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2005年），又有多篇論文可參考，如《明嘉靖間的倭亂與靖倭官軍》，《淡江史學》第 16 期（2005年 6 月），頁 95—126。此外，三田村泰助《明帝國與倭寇》亦有專章《後期倭寇》，見三田村泰助著，許美祺譯：《明帝國與倭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年），頁 219—255。

⁹⁵ 孫陞：《與李縣尹書》，《孫文恪公文集》，卷 14，頁 748。

⁹⁶ 楊文儷：《聞驚》，《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存目叢書》，冊 99，頁 812。

⁹⁷ 楊文儷：《避寇越城感述》，《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99，頁 810。

遺體哭之哀，以‘後母子’能若是，觀者詫異”。⁹⁸“甲寅”乃嘉靖三十三年(1554)，孫鏞十八歲，哭前母甚哀，所謂“觀者詫異”，可見世風不僅聚焦於“繼子”，對“後母子”亦甚注目，既衡量其品德，也檢視楊文儷母教之成否。

孫鏞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舉應天鄉試，年二十二，但會試未得第。嘉靖三十九年(1560)，孫陞婉拒親友祝賀六十大壽，不到三個月卻病卒於南京禮部尚書任內，此時亦獨有孫鏞隨侍在旁。面對劇變，楊文儷作有《白門哭夫》：

石烈山頽人共嘆，春曹行館迹無聞。殘書架上猶存帙，比翼空中已失群。

鍾阜月明孤鶴唳，秦淮風冷夜蛩紛。相如寶劍埋黃土，獨使文君哭暮雲。⁹⁹

詩中以“石烈山頽”凸顯噩耗石破天驚，“人共嘆”描摹聞者嘆息。“相如寶劍”指司馬相如的學識才具，其為楊文儷最讚譽的古代才子，前述示兒亦云“始見馬卿賢”、“文園司馬應裁賦”，此處比擬孫陞，猶如視為明代的“司馬相如”，彰顯其賢明與文才。孫陞在仕宦之餘，熱愛文藝，其《行狀》有云：“南曹固簡逸，無大艱務，而公復肆力於著作，薦紳大夫南來者，咸述公之德履，誦公之文章，以為國家典刑、後進楷模，庚申六月二十日病卒，聞者無不流涕”，¹⁰⁰可見其欣然就官留都，悠然自適，宦業文章評價俱高。然而“相如寶劍”埋於黃土，南京鍾山、秦淮美景依舊，已是景在人非。至於“獨使文君哭暮雲”，楊文儷自比為卓文君(前175—前121)，可見夫妻情志投合，亦未掩飾自己的才女身分。“獨”字表出身心情境，痛切難捨之情溢於言表。

他們生育的諸子，只有孫鏞“侍疾含殮，克盡終事之禮”，¹⁰¹亦非罕例。舉子業舉備考，與家人多有離散，即使仕宦也如萍梗，終是聚散難料。惟孫鏞業舉之路亦頗艱辛，二十二歲中舉人，經過十年，方於隆慶二年(1568)舉進士，日後官至太僕寺卿。其天性純孝，謹守父母教誨，不愧家聲，獲有“外和中勁，學該

98 葉向高：《岡卿鶴峯孫公傳》，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卷2，頁60上、60下。

99 楊文儷：《白門哭夫》，《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1。

100 李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陞行狀》，焦竑：《國朝獻徵錄》，卷36，頁729。

101 葉向高：《岡卿鶴峯孫公傳》，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卷2，頁60下。

守堅，篤孺慕而敦天顯，不妄交游，非義弗取，殆天性然也”之評。¹⁰²

(2) 孫鑛

嘉靖二十二年(1543)，孫鑛出生，亦有美質，隨著年紀增長，楊文儷勉其效法父兄，《示鑛兒》云：

汝年亦漸長，學業可圖成。莫效頑愚子，須齊賢俊名。
青萍方在匣，綠綺未聞聲。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¹⁰³

此詩以學問有成為“賢俊”，反之則為“頑愚子”，明確傳達了讀書至上的信念。尾聯“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值得細察：

一為實寫。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五歲的孫鑛隨父母居於南京，受學於父。孫陞卒後，隨母被孫鋌迎養於北京，“從兄鋌受《易》，經術醇正”。¹⁰⁴ 孫氏以《易經》為應舉專經，父兄即為孫鑛課藝之益友，足以奠定深厚學力，此可見科舉世家具備的家學傳承優勢。

一為謙詞。如朱彝尊評曰：“‘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蓋謙辭也。夫人精帖括，斷決不爽。相傳文融會試後，錄其文呈母。夫人笑曰：‘淡墨雖書第一，未免齧筆似魚，非文之絕品也。’”¹⁰⁵前文已考述楊文儷母家以《易經》應舉，其又能輔助夫婿課藝，此條記錄則見其善於品鑑舉業之文，還能評論書法，可謂多方具備應舉課藝的知識與能力。陶元藻(1716—1801)謂：“吾越姚江孫文恪妻楊夫人，淹貫經史，教四子成名，皆登卿貳，有‘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之句，功不自有，余嘗以是賢之”。¹⁰⁶ 強調其“教四子成名”，卻能歸功於父兄傳經，因而表彰其功不自有。

楊文儷“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之句，為何被視為“謙辭”及“功不自

102 葉向高：《岡鄉鶴峯孫公傳》，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卷2，頁61下。

103 楊文儷：《示鑛兒》，《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6。

104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1上。

105 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楊文儷》，《靜志居詩話》，卷23，頁723。

106 陶元藻：《思永公配施氏傳》，《泊鷗山房集》，卷7，《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441，頁514。

有”？因為此舉維護了父系社會的秩序與價值，亦呈顯父教與母教的不同要義，如陳懿典(1554—1638)所謂：“蓋父教主其大，而母教主其密。大之用，行于所可見、所可知。而密之妙，乃行于所不可見、不可知之地。至于教成而子擅千秋之筆，其母可不稱千秋之觴哉！”¹⁰⁷是故此詩傳達功成不居的深意，以夫婿子孫之榮為自身之榮，即當世所標榜的“母教之密”，乃婦人居內安家、自我實現的典範。

其實孫鑛的成長過程中，楊文儷多有苦心。因其好學甚於諸兄，讀書常徹夜達旦，不到二十歲就患有眼疾，即使嚴禁觀書不許過夜半，仍匿燈卧帳中讀書。¹⁰⁸ 楊文儷也費心管束其交友，“鑛嘗誡其友曰：‘幸以札來者，毋詭毋謔，歷吾母而後及我，慎之也。’繇此，子姓所交無匪人，所聞無匪言”。¹⁰⁹ 此事甚被稱道，黃景昉(1596—1662)入錄《國史唯疑》，讚為“本朝內德吉祥第一”，入清後，梁維樞(1587—1662)亦錄於《玉劍尊聞》之《賢媛》，¹¹⁰視為教子典範。

孫鑛於隆慶四年(1570)中舉人，萬曆二年(1574)登會試第一，為會元，殿試二甲第四名，科名甚高。原本寄望館選，卻因張居正(1525—1582)之子張嗣文及張嗣修(1554—1627)落第，並未開選庶吉士，¹¹¹故授官兵部主事。楊文儷暮年依孫鑛而居，“居數歲遭疾，逝前數日，鑛自文選郎遷太常少卿，猶忍見其金緋”，¹¹²可見始終以其子宦業為念，視所得“金緋”為自我之完成。孫鑛仕宦有聲，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更是著作等身。¹¹³ 有趣的是，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記錄《婦人能時藝》謂：

107 陳懿典：《壽吳母黃孺人六袞序》，《陳學士先生初集》，卷7，《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冊79，頁96。

108 陶元藻著，俞志慧點校：《楊文儷》，《全浙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37，頁1058。

109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9。

110 黃景昉著，陳士楷等點校：《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8，頁235。梁維樞：《玉劍尊聞》，卷8，《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175，頁357。

111 張廷玉等：《明史》，卷70，頁457。

112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9。

113 孫鑛生平及著作，可參考王孫榮：《孫月峰年譜》（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

山陰張雨若汝霖駕部曾為余言，同里孫司馬樾峯，以甲戌舉南宮第一人，而少時師傅惟其長嫂所授，即冢宰清簡公嫡配，而俟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¹¹⁴

“孫樾峰”即“孫月峰”。“月峰”為孫鑛之號，此說來自張汝霖(?—1625)的轉述，然多有錯誤：乃其丁母憂守喪七年之地。¹¹⁵一為受教“長嫂”，即孫鑛妻錢氏，然考察錢氏《行狀》謂，教養“比部兄弟及曾玄十輩，幼讀無外馳，其才雖傑男子不如”，¹¹⁶“比部兄弟”即其子孫如法、孫如洵(1564—1640)，二人皆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俗稱比部郎，¹¹⁷是故錢氏所教之人並非孫鑛。一為“性嚴而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錢氏的《行狀》曾記錄他性喜讀書，悉通《內則》、《女誡》、《列女傳》，但這些都是明代女性的基礎讀物而已，且“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乃楊文儷的特色，已見於前述，是故張汝霖之說並無實據，應予辨明。

(3) 孫鑲

沈一貫狀寫楊文儷墓銘時指出：“人謂太夫人成四子進士，而不遺其一女也”，¹¹⁸值得考索。其女為孫鑲，長孫鑛三歲，楊文儷親教姊弟識字讀書，學習詩歌與音律，孫鑛祝賀其姊七十壽序曾追憶：

鑛少伯姊三歲，幼時受書母太夫人，常從姊問字。……常憶昔先夫人教姊為詩，鑛從傍聽，雖不解音律，而稍知其意，姊啟鑛良多。又姊好觀史籍，從諸嫂侍先夫人，商論古今豪傑事，甚有丈夫之概。辛敞有言“吾不

114 沈德符：《婦人能時藝》，《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3，頁595。

115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2下—3上。

116 倪元璐：《錢太夫人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中，頁5下、6下。

117 孫如法，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授刑部主事，見錢樞：《光祿卿侯居孫公傳》，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下，頁1上—6上。孫如洵，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授刑部主事，見施邦曜：《山東參政兵河道木山孫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下，頁4上、18上。

118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8。

謀于姊，幾不獲于義”，今鑛之菲薄，而獲瓦全，其孰非姊婉訓哉。¹¹⁹

此文描述幼時情境，充滿母親的身影。姊弟皆由母親啟蒙，又有諸嫂齊論古今人物，所謂“商論古今豪傑事，甚有丈夫之概”，與楊文儷“凜然有烈丈夫風”有關，可見家族成員深受影響，婦孺皆能讀書，有商論古今豪傑之義慨。至於辛敞（約192—？），為三國曹爽（？—249）的參軍，在司馬懿（179—251）聲討曹爽時，幸得姊姊辛憲英（191—269）的建議，盡忠職守，成就為臣之義。¹²⁰ 此處引“辛敞”之言，乃自嘆菲薄，感謝姊姊之教。

孫鑛智識甚高，較之辛憲英並不遜色。孫鑛謂其“少從先夫人習為聲詩，居常手不廢籍，自大家以下若咸以女博士目之”，¹²¹可見楊文儷施教，不因性別而有偏廢，孫鑛博覽群籍，有乃母之風。惟楊文儷母女事蹟流傳至清，別有一說，如陶元藻謂：

竊聞氏誡其女曰：“房中人畧識字，廢古人四十五日工，願汝曹勿以吾為傲也。”女即束蘭畹花，閒帙弗覽。然則氏之為教，不惟不自有其功，且若以知書為悔者，其智識不更遠歟！¹²²

此乃以男性為本位之思，稱讚楊文儷誡女讀書，並以“悔於知書”為智識，不知何據。惟因牽涉女德自覺與自我主體意識，應予辨析。

前述孫鑛追憶其姊“從諸嫂侍先夫人，商論古今豪傑事，甚有丈夫之概”，可見孫氏女眷的日常生活情境，“古今豪傑事”載於典籍，非多讀書無以致之，孫鑛受學於母，諸嫂亦耳濡目染，商論古今“甚有丈夫之概”，可謂自我主體意識的展現，亦是女德與家風之所繫，陶元藻謂“且若以知書為悔者”，只是世俗

119 孫鑛：《壽伯姊呂太恭人七十序》，《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2，《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冊126，頁188。

120 事見房玄齡：《晉書》，卷96，頁2508。

121 孫鑛：《壽伯姊呂太安人六十序》，《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2，頁185。

122 陶元藻：《思永公配施氏傳》，《泊鷗山房集》，卷7，頁514。

之見，並未體察孫氏女眷的志行。

孫鑾長成後，嫁給呂兌（1539—？），乃科舉家族聯姻的典型。其公公爲呂本（1504—1587），與楊應獬同考而結識，然楊應獬落第，呂本於嘉靖十一年（1532）中進士，後仕至大學士。¹²³ 孫鑾嫁後，楊文儷寫有《臘日憶女》：

臘日起嚴風，冰花西復東。因之懷道韞，遙傍上陽宮。
吳國三千里，燕關百二重。何時仍聚首，詠雪對長空。¹²⁴

此詩由歲暮冬寒起興，傳達思女之情。將孫鑾比之“道韞”，肯定其才華，“詠雪”則雙寫母女之才華，以及詩歌唱和的生活情趣。是知其教女爲詩，並未妨於女德，反見精神上的愉悅與分享，具有凝聚家族情感的作用，前述寫給孫鑾兄弟諸詩，也有這樣的功能。楊文儷有關女性才力的書寫，又有《聞徵瓦氏兵至》：

傳聞瓦氏勇超群，萬里徵來淨寇氛。多少村官屯海畔，策勳翻仗女將軍。¹²⁵

此即前文提及的倭亂事件，瓦氏（1496—1555）乃田州土官知府岑猛（1489—1526）之媳，¹²⁶當時雖是各路徵兵，卻見束手無策，嚴從簡（1529—？）謂：“比田州土官婦瓦氏統狼兵至，士民踴躍望其殺賊。”¹²⁷董斯張（1586—1628）亦記錄：

123 沈一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安期齋呂公行狀》，《喙鳴文集》，卷18，頁330—336。按，呂本之子呂兌功名不顯，仕至禮部精膳司主事。

124 楊文儷：《臘日憶女》，《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08。

125 楊文儷：《聞徵瓦氏兵至》，《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頁812。

126 此據嚴從簡：《東夷·日本國》，《殊域周咨錄》，卷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735，頁526。另說瓦氏爲岑猛之妻，可參考李家發：《瓦氏夫人研究與質疑》，《廣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頁48—63。

127 同上，頁526。又謂，瓦氏兵“初至甚有紀律”，但其後“所至騷擾，雞犬不寧”。此外，沈德符亦謂：“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見沈德符：《夷兵》，《萬曆野獲編·補遺》，卷4，頁926。

“廣西女土官瓦氏，率萬人來援，泊胥關月餘，馭衆有法度，約所部不犯民間一粒。”¹²⁸又有莫如忠(1509—1589)以詩讚譽：“少婦提兵出建牙，報恩來自日南賒。身矜艷舞揮戈捷，髻學新粧墮馬斜。劫壘宵群穿虎豹，按圖朝陣識龍蛇。勳名肯讓蓬萊子，不掃攬槍不問家。”¹²⁹楊文儷之詩出於切身感受，以“村官”對比，凸顯“女將軍”的義勇與策勳，爲人所不及。相較於莫如忠以“艷舞”、“髮髻”等刻意雕琢詞語，又由女性居內安家的傳統思維，表出“不掃攬槍不問家”，楊文儷的詩語質樸直截，以女性爲主體，表彰女德外顯與女性義烈，可見其壯志策勳的真性情。此詩甚爲傳頌，《嘉禾徵獻錄》紀錄瓦氏義兵，文末即加以引述，猶如作爲贊語。¹³⁰

五、內外諸孫的祖母

楊文儷善盡母職，在有生之年，又爲內外諸孫的祖母，參與教養孫輩，其《墓誌銘》有謂：

于文恪諸子孫爲嚴師，先是韓夫人有二子鑰、鋌，太夫人亦有二子鏞、鑛，女一鑲，而側室馬一子鑲，太夫人鳩哺之。諸子就外傅，太夫人從梱內督，出果餌，勞苦談藝不倦，四子接武取高第。雖晚節諸孫，口授手畫，伊吾之聲徹戶，而女鑲子呂胤昌，亦長于諸孫間，無何而長孫如法與胤昌並舉癸未，人謂太夫人成四子進士，而不遺其一女也。惜鑲殀耳。¹³¹

楊文儷教習子孫以“嚴師”著稱，即使諸子就外傅，仍由“梱內”督導，使日夜精

128 董斯張：《嘉靖甲寅倭變紀畧》，《吹景集》，卷3，《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134，頁36。

129 莫如忠：《即事用朱邦憲韻賦瓦氏統兵從廣南至松助官軍平倭》，《崇蘭館集》，卷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104，頁484。

130 盛楓：《海寇·徐海》，《嘉禾徵獻錄·外紀》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冊125，頁657。按：引詩文字有出入，首二句作“繡門旗下陣如雲，萬里提兵淨寇氛”。

131 沈一貫：《楊太夫人墓誌銘》，《喙鳴文集》，卷16，頁268。

進。前引陳懿典闡釋明代母教之密，有謂：“少脫襁褓而鞠育撫摩，母氏也。即長就外傅，而和丸篝火，歸必問其所業，勉以大義，勿令少媮，以佐趨庭之訓，亦母氏也”，¹³²楊文儷之教正為實例。至謂“出果餌”，可見慈愛的一面，了解兒童情性，以誘導獎勵來增加學習成效。“勞苦談藝不倦”則令人聯想早年和丸篝火輔佐夫婿課藝，故其一生皆勤於課藝，諸子接連取得高第，家聲廣傳，實非僥倖。

楊文儷教養幼孫，“口授手畫，伊吾之聲徹戶”，為之奠基學力。如長孫孫如法，因父親孫鑰在外為官，與祖母、母親依叔叔孫鑛居於北京，其《傳》謂：

公日侍祖母楊太夫人居京師，太夫人好讀書，日必看史數卷，而督兩公甚勤。每文脫稿，凡叔所評者，必呈於太夫人。太夫人見賞譽，方色喜加餐，稍批駁，即拂然不快也。兩公大懼，安得旦夕取捷，以快太夫人耶？而太夫人夜半方寢，公於小齋兀兀坐睡，睡醒復讀，非至夜半，亦弗敢寢也。¹³³

所謂“督兩公甚勤”，一為孫如法，另一為外孫，即孫鑲的長子呂胤昌（1560—？）。中表兄弟同讀，年少氣盛，互相軒輊。惟孫、呂兩家家學不同，孫如法業《易》，呂胤昌業《禮》，“各明一經，隱然對壘，而月必課文，念首論表策各一首”。¹³⁴此可見科舉家學的傳承方式，孫氏世代以《易經》為專經，呂氏家族以《禮記》為專經，其子孫不可隨意改換，方能持續累積應舉動能。楊文儷同時督課內、外孫，以身作則，帶領廣泛閱讀、講評，不以“專經”自限，孫如法即樂讀勤學，亦喜評驚人物，其《傳》謂：

公所常誦者，乃莊、荀、韓、呂、淮南、左氏、國語、國策、騷、選、史記、兩漢十餘種，大約十記八九。每閱古來邪佞，及聞時貴專擅，輒矢口痛罵，少年英氣勃勃不可犯。又頗解詞曲，興至則曼聲長歌，繞梁振木。¹³⁵

132 陳懿典：《壽吳母黃孺人六表序》，《陳學士先生初集》，卷7，頁96。

133 錢櫃：《光祿卿侯居孫公傳》，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下，頁2上。

134 同上，頁1下。

135 同上，頁2上。

孫如法閱讀經史百家，品鑑人物，又有詞曲音律的陶冶，與祖母的啟迪影響有關。當日經生之家惟務舉業、禁絕文藝，如龍膺（1560—1618）曾謂：“今經生家禁無詩賦，無讀百家書，無作山水遊，懼以為鴻鵠其心志。幸博一第，輒治刑書、理錢穀，終其身役役焉，不遑論詞賦為何物，翻視經濟為別一途耳”。¹³⁶ 楊文儷不從俗見，引導家族子弟讀經史百家書，也盡享詩賦音律之樂。孫鑾之子呂胤昌與呂允昌亦擅音律，呂允昌之子呂文（1580—1618）即呂天成，所著《曲品》曾引述舅祖孫鑾所論“南戲”十大要領，¹³⁷可見楊文儷之教已蔚然光大，成為孫、呂二氏的戲曲家學。孫如法於萬曆四年（1576）中舉人，年十八。呂胤昌於萬曆十年（1582）中舉人，年二十三。二人同時於萬曆十一年（1583）考中進士，甚是難得，亦見前引“人謂太夫人成四子進士，而不遺其一女也”，乃盛讚其課藝實力，能襄助內、外孫皆得第，事功罕見能及。

楊文儷親自課讀的孫輩，尚有孫鑾的次子孫如洵，以及孫鋌的長子孫如沚（1564—1625），二人皆出生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前者為八月，後者為正月，楊文儷時年五十，家族多喜臨門。二孫自幼聰慧，十六歲皆補邑庠弟子員，然應舉之路甚是艱難。

孫如洵久困場屋，至萬曆四十年（1612）方中舉人，次年中進士，年已五十，時謂“正天之老其才，欲有所大用也”。¹³⁸ 孫如沚於萬曆十九年（1591）考中舉人，時年二十八，當時考官以《十三經注疏》命題，其文獲得賞識，此緣份與祖母楊文儷有關：“蓋《注疏》公幼時從楊夫人案頭記之，閱十餘年適構此題，竟爾拔雋，亦奇遇也。”¹³⁹然而，其後會試皆不第，久之，只得棄舉就選，授嚴郡壽昌教諭，遷國子監助教，擢萬州守，晉陝西鞏昌府同知。¹⁴⁰ 孫如洵、孫如沚皆稟承家學，專務舉業，勤於讀書課藝，但晚於發跡，故未被後人歸入楊文儷“母教榮譽

136 龍膺：《玉杯堂稿序》，《龍太常全集·淪隱文集》，卷3，轉引自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明代經生之家業舉狀況，筆者有《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年），可參考。

137 呂天成著，吳書蔭校注：《曲品》（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下，頁160。

138 施邦曜：《山東參政兵河道木山孫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下，頁4上。

139 葉憲祖：《鞏昌郡丞仁宅孫公行狀》，孫際渭：《孫氏世乘》，卷下，頁2上。

140 同上，頁1上—5上。

榜”。此可見科舉世界的成敗難期，以及論列發跡早晚、科名高低的現實面，即使善教如楊文儷，善於應舉如孫氏家族，亦是無法自免。

六、結 語

楊文儷經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身為女性無法應舉，卻始終以輔翼家族業舉為職志。其父久困場屋，即使考中舉人，會試亦皆不第，只能應選吏部以得官，仕至伊藩長史。其兄個性任俠，業舉不成，無奈以捐貲得官，仕至成都府經歷。父兄的業舉困境，呈顯出世家子被家聲與利益所綑綁，必須屢仆屢起，最終只能別尋出仕之道。楊文儷對母家多有關注，然其聲名的建立，乃是夫婿諸子皆登進士第，家族宦業甚顯，有三位尚書、一位侍郎、一位太僕寺卿，孫輩亦有進士科名，故被視為“國朝婦人之貴，無出其右”，¹⁴¹至清代猶見津津樂道。本文將其置於科舉情境考察，可由三方面做總結：

一為品德志行。楊文儷的品德主要由內奠定，自我嚴於持身，不炫才，不居功，雖滿懷策勳壯志，卻能謹守婦職界限。其對家族多有付出，如鼓勵兄長積極應考，以告慰父母。襄助夫婿課藝與宦業，成為益友。對於諸子及幼孫，能啟蒙讀書、陶冶情性、砥勵志節，使皆成進士，仕宦有聲。其品德與志行符合儒家傳統為女、為妻、為母之道，沈一貫謂“身居內闕，聲聞士族”，¹⁴²可見其跨越世俗的性別、內外之限，聲聞於外，證明女性的志行事功足以垂示典範。

一為詩歌書寫。楊文儷博覽經史群籍，暮年不輟，可見明代女性之秀傑，能與儒者無異。其能詩，有《詩稿》傳世，雖是個人才具展現，亦是明中葉女性寫詩風氣漸開所致。其詩寄託情思、狀寫生活，家族業舉尤帶來寫作需求與正當性，包括勸慰落第、勉勵務舉、要求致身通顯等，雖難脫俗見，卻表出科舉世界的核心價值，如陶元藻謂“其寄諸子詩，感喻兼到，得規箴體。不有此母，焉有此子？”¹⁴³惟亦潛藏女性無法應舉的無奈，故其描寫《俠客》表出策勳之志，《書懷

141 鍾惺：《孫夫人》，《名媛詩歸》，卷 27，頁 307。

142 沈一貫：《詞林奠姚江孫文恪夫人楊氏文》，《喙鳴文集》，卷 20，頁 380—381。

143 陶元藻著，俞志慧點校：《楊夫人》，《全浙詩話》，卷 37，頁 1057。

和韻》以班昭自期,《擬內閣觀芍藥》將自身置於內閣大學士題詠的行列。隨著其子科名之高、內閣有望,其詩愈見自我完成的歡快,而意欲垂範千古,與男性並駕之壯志,實非一般閨秀才女之詩可及。

一為科舉傳奇。楊文儷享年七十,聲名具有穿透力,能貫穿明、清兩代,此乃自身盡責守分的女德自覺,以及功成不居的家族承擔,尤來自時代所造就。科舉在明、清至為興盛,各地業舉家族以之為目標,競爭激烈,楊文儷的母家以《易經》為應舉專經,雖然業舉艱辛,然其父深有遠見,聯姻同是業舉的忠烈名門孫氏。楊文儷對《易經》應舉有所熟習,並以廣閱群籍來增益蓄積,襄助夫婿、引導子孫,使皆中進士,宦業顯赫,自身亦獲贈朝廷最高封誥,成為士族女性的終極夢想,不僅為人艷羨,甚至有面部有髯、享壽百齡等傳說。至於所謂“工舉業之文”,推測擅長的可能就是《易經》制義,可惜今日已未見其文。再者,其家族嚴於自律,不追求富貴權勢,故科名雖顯,卻產薄清貧,謹守忠貞清白家風,皆被載錄推崇,也隱微透露著世人對科舉拔擢英才的期待。

楊文儷並非單獨個案,而是具有原型意義的明代女性德範。其生平志行及詩歌書寫,足以由點及面,一窺科舉世界女性無緣應舉,只能寄望於男性的微妙心理。特別是應舉成敗難期,必有長期支持、愈挫愈勇的堅強意志,且視親族登第即為自我的實現與完成。其發之為詩歌,足以烘托女德之有成,流傳於後世,猶如自繪女德楷模圖像,證明女性能夠在科舉世界中維持家族與社會的穩固,推動著科舉制度的源遠流長。

(作者: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引用書目

一、引用專書

- 三田村泰助著，許美祺譯：《明帝國與倭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 王初桐：《奩史》，《續修四庫全書》，冊12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王孫榮：《孫月峰年譜》。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
- 田藝蘅：《詩女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321。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
- 西泠印社主人：《西泠三閨秀詩》。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錢塘丁氏刻民國三年西泠印社刻本。
- 朱大韶編：《皇明名臣墓銘》，《明代傳記叢刊》，冊59。臺北：明文書局，1987年。
- 朱國禎：《湧幢小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106。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
- 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 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沈一貫：《喙鳴文集》，《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冊17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李東陽等：《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李賢：《古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呂天成，吳書蔭校注：《曲品》。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呂本：《期齋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99。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
- 何宇軒：《言為心聲：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年。
- 何良俊：《何翰林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142。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
- 何景明：《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
- 邵寶：《容春堂集·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8。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周炳麟：《餘姚縣志》。臺北：張元傑影印“中研院”史語所藏，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 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俞憲：《盛明百家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308。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 年。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 季嫻：《閩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414。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 年。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 班昭：《女誡》，《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冊 39。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 連文萍：《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2015 年。
- 孫仰唐：《餘姚孫境宗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五年燕翼堂刻本。
- 孫陞：《孫文恪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99。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孫際渭：《孫氏世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孫際渭重修本。
- 孫鑛：《月峰先生居業》。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孫鑛：《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冊 12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孫鑛著，孫如洵輯：《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靜遠軒刊本。
- 梁維樞：《玉劍尊聞》，《續修四庫全書》，冊 117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陶元藻，俞志慧點校：《全浙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陶元藻：《泊鷗山房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陳國治：《紹興名媛傳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陳經邦：《皇明館課》，《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冊 4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陸以湉：《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陸應陽：《廣輿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73。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張四維：《條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3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 盛楓：《嘉禾徵獻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25。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常璩：《華陽國志》，《叢書集成新編》，冊 9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 莫如忠：《崇蘭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04。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葉擘：《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 黃洪憲：《碧山學士集》，《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冊 3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黃景昉著，陳士楷等點校：《國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焦竑：《國朝獻徵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01。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雷禮：《國朝列卿紀》，《明代傳記叢刊》，冊 35。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
- 楊文儷：《夫人楊氏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99。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楊文儷：《孫夫人集》，《叢書集成續編》，冊 17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楊文儷：《孫夫人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冊 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明代傳記叢刊》，冊 134。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
- 鄒賽貞：《士齋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60。臺南：莊嚴出版公司，1997 年。
- 董斯張：《吹景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鄭樵生編：《明代倭寇史料》。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2005 年。
- 趙世安：《康熙仁和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2011 年。
- 趙用賢：《松石齋集》，《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冊 4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趙貞吉：《趙文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00。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鍾惺編：《名媛詩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339。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續修四庫全書》，冊 7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 年。

二、引用論文

- 王好娟：《〈孫月峰先生評文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21 年。
- 朱帥：《論明代紹興府餘姚縣科第蔚盛和地域社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2010 年。
- 李冬青：《明代女性墓誌銘共性書寫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21 年。
- 李家發：《瓦氏夫人研究與質疑》，《廣西地方志》2001 年第 1 期，頁 48—63。
- 邢麗娜：《萬曆朝鮮戰爭中的孫鑛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22 年。
- 吳悅：《安慶市博物館藏青花仕女嬰戲紋將軍罐賞析》，《亮鑒》，2016 年 11 月。
- 岳圓圓：《孫鑛古文理論及批評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7 年。
- 連文萍：《明代翰林館課與儒家經世實政——以王錫爵〈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 年第 1 期，頁 111—117。
- 連文萍：《批評與課士——晚明館課評點的特色及文化意義》，《中正漢學研究》2019 年第 1 期（2019 年 6 月），頁 109—140。
- 連文萍：《科舉與人生幸福——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學報》

第 37 期(2017 年 12 月),頁 29—62。

連文萍:《婦學與詩才:明代女教書中的詩歌著錄及評述》,《中正漢學研究》2015 年第 2 期
(2015 年 12 月),頁 95—128。

鄭樑生:《明嘉靖間的倭亂與靖倭官軍》,《淡江史學》16 期(2005 年 6 月),頁 95—126。

附錄：楊文儷及親族科名仕宦年表

時 間	生 平	親 族 事 蹟
正德 10 年(1515)	1 歲	孫陞娶妻韓氏。
正德 14 年(1519)	5 歲	父楊應獬舉鄉試。
正德 16 年(1521)	7 歲	韓氏生孫鋼。
嘉靖 4 年(1525)	11 歲	孫陞領鄉薦。韓氏生孫鑰。
嘉靖 6 年(1527)	13 歲	孫陞遊太學。
嘉靖 7 年(1528)	14 歲	韓氏生孫鋌。
嘉靖 11 年(1532)	18 歲	楊應獬入試吏部,除直隸冀州知州。 孫陞下第。孫鋼殤,年 12。韓氏亡,年 32。
嘉靖 12 年(1533)	19 歲 嫁爲繼室。	
嘉靖 13 年(1534)	20 歲 協助孫陞課藝。	楊應獬改知河南裕州。
嘉靖 14 年(1535)	21 歲	孫陞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 15 年(1536)	22 歲 獲贈孺人。	
嘉靖 16(1537)	23 歲 生孫鏞。	
嘉靖 17 年(1538)	24 歲	楊應獬遷廣西南寧府同知。
嘉靖 18 年(1539)	25 歲 生孫環。	楊應獬遷伊藩左長史。
嘉靖 20 年(1541)	27 歲 寓居京師。	楊應獬解官歸。
嘉靖 21 年(1542)	28 歲	

續 表

時 間	生 平	親 族 事 蹟
嘉靖 22 年(1543)	29 歲 生孫鑣。	孫鑣中順天府鄉試。
嘉靖 24 年(1545)	31 歲	孫陞升右春坊右中允。
嘉靖 25 年(1546)	32 歲 教習孫鑾、孫鑣讀書習詩	孫陞主試南畿。
嘉靖 27 年(1548)	34 歲	孫鑾許字呂兑。
嘉靖 28 年(1549)	35 歲	孫陞晉國子監祭酒。 孫鋌中順天鄉試第一。
嘉靖 30 年(1551)	37 歲 獲贈恭人。	孫陞遷禮部右侍郎。 楊應獬 80 壽慶,委請呂本馳賀。 婆婆楊氏 90 壽慶。
嘉靖 32 年(1553)	39 歲 孫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作《寄鋌兒》、《擬內閣觀芍藥》。 扶婆婆靈櫬歸餘姚。	楊文化京師謁選。 楊應獬卒,年 82。 孫鋌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孫陞改吏部左侍郎。 婆婆楊氏卒,年 92。
嘉靖 33 年(1554)	40 歲 婆婆逝世周年,作《端陽有感》。	
嘉靖 34 年(1555)	41 歲 五月避倭亂,徙居紹興。作《聞徵瓦氏兵至》、《寄鑣兒》、《寄鋌兒》、《聞笛》、《七夕》、《越館懷舊》、《避寇越城感述》、《越城懷古》、《越城重九》、《憶京華鑣鋌鈞三子次韻》、《夢醒口占》諸詩。	孫鋌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 35 年(1556)	42 歲 隨夫返歸北京	孫鑣中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 孫陞起禮部左侍郎。旋改吏部右侍郎。 母王氏卒,年 76。
嘉靖 36 年(1557)	43 歲 獲贈淑人。隨夫寓居南京。	孫陞晉南京禮部尚書。 孫鑣以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

續 表

時 間	生 平	親 族 事 蹟
嘉靖 37 年(1558)	44 歲 獲贈夫人,作《兒鋌以翰林院編修三年考滿予得進封夫人有述》。孫鏞赴京應試,作《冬日鈞兒應試北上韻二首貽之》。	孫鋌翰林院編修三年考滿。孫鏞舉應天鄉試。孫鏞以父尚書蔭,入南京國子監,為國子監生。
嘉靖 38 年(1559)	45 歲	孫鏞遷職方員外郎。長子孫如法生。
嘉靖 39 年(1560)	46 歲 喪夫,歸葬餘姚。 作《白門哭夫》、《秋日檢筥感述》。	孫陞 60 歲,婉拒壽慶。6 月 20 日卒,年 60。 孫鏞長子呂胤昌生。
嘉靖 41 年(1562)	48 歲 孫鋌迎養,寓居北京。 詩集附於孫陞《孫文恪公集》刊刻。	
嘉靖 42 年(1563)	49 歲	孫鏞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旋遷武選協司郎中。
嘉靖 43 年(1564)	50 歲	孫鋌長子孫如沚生。 孫鏞次子孫如洵生。
嘉靖 44 年(1565)	51 歲。 親友祝賀五十壽慶。	
隆慶元年(1567)	53 歲	孫鏞起南京文選郎中。 孫鋌升左春坊左中允,仍兼翰林院編修。尋充經筵講官。冬,升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
隆慶 2 年(1568)	54 歲	孫鏞中進士。
隆慶 3 年(1569)	55 歲	孫鏞升南京尚寶司卿。 孫鋌升國子監祭酒。 孫鏞授長垣令。
隆慶 4 年(1570)	56 歲	孫鏞中順天鄉試。 孫鋌升南京禮部右侍郎。赴任卒於途,年 43。

續表

時 間	生 平	親 族 事 蹟
隆慶 5 年(1571)	57 歲	楊文化卒,年 66。 孫鏞任福建道監察御史。
隆慶 6 年(1572)	58 歲	孫鏞升南京鴻臚寺卿。 孫鏞出按宣大。
萬曆元年(1573)	59 歲	孫鏞轉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封文 林郎。 孫鏞卒。
萬曆 2 年(1574)	60 歲	孫鏞再巡福建。 孫鏞舉會試第一。3 月中進士, 除兵部職方司主事。後調禮部主 客司主事。
萬曆 3 年(1575)	61 歲	孫鏞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遷右通政,提督膳黃。 女婿呂兌告歸。
萬曆 4 年(1576)	62 歲	孫鏞晉光祿寺卿。 孫如法中舉人。
萬曆 5 年(1577)	63 歲 依孫鏞寓居北京,督課孫如法與 呂胤昌。	孫鏞不滿張居正奪情事,乞病歸。 孫鏞遷河南按察副使。 孫鏞升禮部儀制司署員外郎。
萬曆 6 年(1578)	64 歲	孫鏞改廣東提學副使。 孫鏞調吏部稽勛司員外郎。
萬曆 7 年(1579)	65 歲	孫鏞調驗封司員外郎。
萬曆 8 年(1580)	66 歲	孫鏞升山東參政。 孫鏞調文選司員外郎。
萬曆 9 年(1581)	67 歲	孫鏞陞驗封司郎中。
萬曆 10 年(1582)	68 歲	孫鏞調考工司郎中。 呂胤昌中舉人。
萬曆 11 年(1583)	69 歲	孫鏞升江西按察使。 孫如法與呂胤昌中進士。
萬曆 12 年(1584)	70 歲。 3 月 3 日卒。	孫鏞任河南右布政使。 孫鏞陞太常少卿。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amily, and Woman's Virtue: Yang Wenli's Poems and Family Fame in the Ming Dynasty

Lien Wen-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Yang Wenli (ca. 1551) was a female poet of the Ming dynasty. She lived during the Jiajing, Longqing and Wanli eras (16th century) and won her legendary renown through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er life and proves that she died at the age of 70. She observed the female morality of not showing off her talent, not taking credit, and conforming to being a Confucian moral woman, wife, and mother. She was proficient at writing eight-legged essays and was capable of caring for her family as well as being a mentor and fame-enabler to them. Most of her poems exhorted people to sit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o get ahead. She was an archetype of female morality for those imperial families and was conscientious in moral education and family commitment. She set up a distinctive mother's banner, proved that women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family and society, and help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ast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Yang Wenli; female morality; family; poetry; imperial examination